

《內外科看護學》 的榮耀與哀愁

| 拾藏物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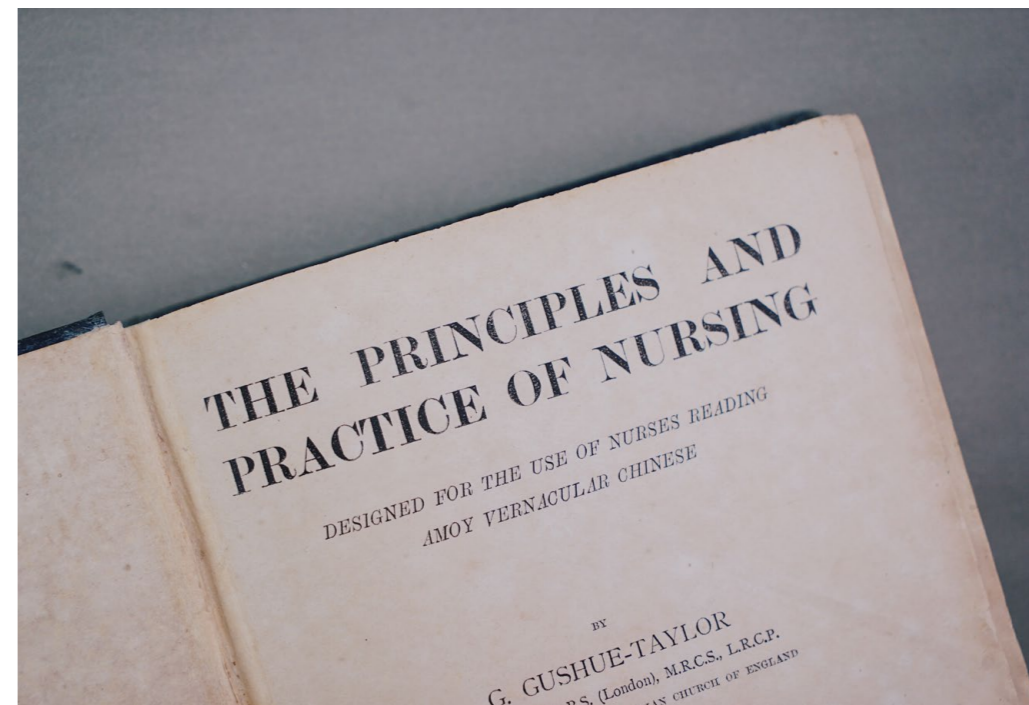
The Glory and Sorrow of “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ursing”

| NTML's Archive
Select



文：黃震南（觀測員）
圖：臺文館

作為一間文學為主軸的博物館，臺文館的典藏大多以寫作者珍貴的手稿為主，而這些寫作者大多以文學為主。從名字看起來《內外科看護學》都不像是一本臺文館會典藏的書，因為這是一本和醫學和護理有關的教科書，不過是一本用「白話字」寫成的書。更加讓人不禁好奇，為何這本會收為典藏？



這本教科書能夠成為臺文館重要藏品，原因只有一項：它是用白話字寫的。（臺文館典藏）

臺語是粗俗、沒有文化、無法用來講述高深學問的語言嗎？如果有人這麼講，就拿《內外科看護學》打他的臉（最好不要，這本書很珍貴）。距今已經超過一百年前的1917年，英國人戴仁壽醫師編寫了這本書，全書分40章、657頁、503張圖，內容包括解剖、生理、護理等學問，最驚人的是——整本書是用臺語寫的。

如果可以用臺語來書寫醫學，那麼當時以臺語使用人口比例為大宗的社會，應該會跟著出版不少這樣的書吧？可惜事與願違，這種用臺語書寫的教材，並未成為醫學用書主流。究～～竟，是文字侷限了發展？還是政策成為了阻力？讓我們繼續看下去。

《內外科看護學》能夠成為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典藏品，無論怎麼看，都是異數中的異數。

因為這是一本教人如何看護病人的醫學教科書。

就算請到什麼大文豪來執筆，無論詞藻運用得如何典雅趣致，灌腸依然是灌腸，燒燙傷仍舊是燒燙傷，不會成為足以放進國文課本或世紀散文選的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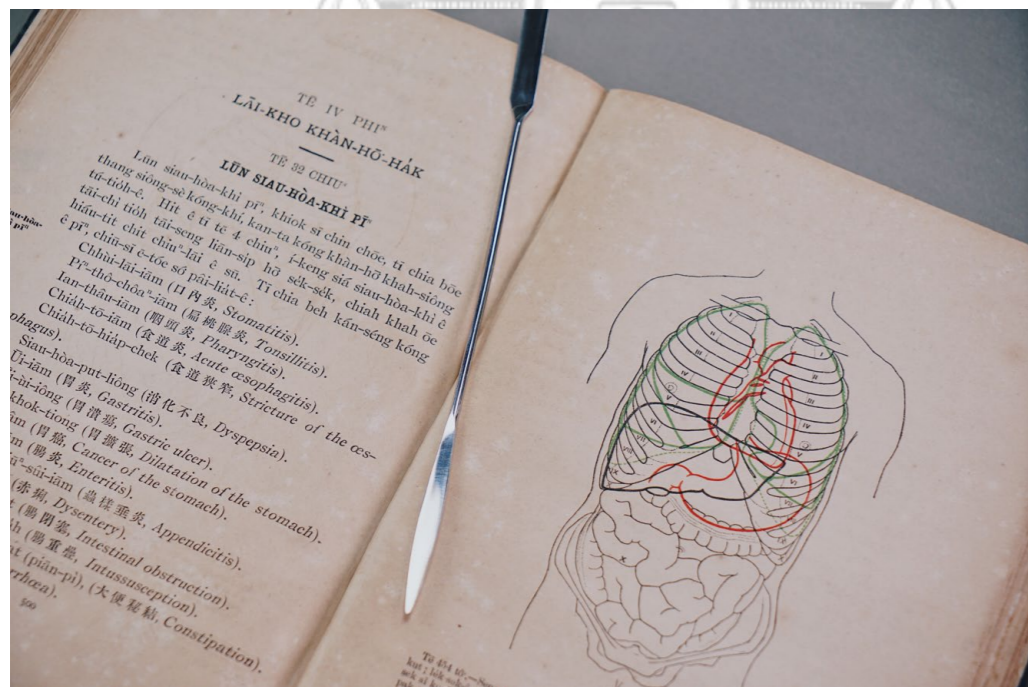
那為什麼《內外科看護學》擁有此等殊榮？是因為它出版於1917年，已經一百歲了，所以我們應該敬老？還是因為作者戴仁壽是一名為臺灣奉獻了歲月的外國醫師，讀他的行述不掉眼淚簡直不是人，所以我們應該尊賢？都不是，這本教科書能夠成為臺灣文學館重要藏品，原因只有一項：它是用白話字寫的。

白話字，又稱「教會羅馬字」，由19世紀外國傳教士引入臺灣。外國傳教士爲了能快速學會臺語，決定暫且將數量龐大的漢字先放一邊，單純把臺語當成像英文一樣，只要用拼音就能寫出來的語言；另一方面，爲了讓臺灣諸多未受教育的文盲，能夠快速讀寫識字，也傳授給教徒這套拼音符號——不，在他們的信念中，這並非如同今日「ㄅㄆㄇ」一樣只是拼音「符號」而已，而是與「ABC」一樣的拼音「文字」。於是一句簡單的問候「你好」，教徒不需要認識「你」「好」兩字，也不必記得這兩個字的部首、結構、筆劃，單純拼音出來寫成「lí-hó」就行了。這是真正實踐了「我手寫我口」的大白話文字，因此又稱爲「白話字」。

早期的白話字文獻，大多是傳教之用，文字也淺白。《內外科看護學》則樹立了一個典範：臺語文原來也可以用來闡明專業學科、精深知識。這本書，的的確確是臺語文的一塊榮耀里程碑。

當時全臺使用臺語者，佔了大多數；現代醫學又是當時新興學科，人人趨之若鶩，有《內外科看護學》成功開了先例，這種用白話字書寫的教科書，應該從此大爲風行，做效者眾吧？可惜事情的發展常常出人意料，這樣的書籍縱然並非絕響，也一直是冷門中的冷門。

以此書爲例，用白話字寫的醫學教科書，預設的讀者是誰？序文開頭便點明：一是病人，二是臺灣人或使用廈門腔的人，三是外國傳教士。然而這本書的真實讀者，不太可能是一般病人或一般醫療人員，這可以從政策與文字兩種侷限來談。



這本書的真實讀者，不太可能是病人或一般醫療人員，這可以從政策與文字兩種侷限來談。（臺文館典藏）

西式醫療在臺灣發展的歷史，除了西洋傳教士自清末便開始引進之外，1899年，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也正式成立授課；校規第一條開宗明義說明主旨：「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爲授予本島人醫學教育，養成醫師之處。」在注重培育優良醫師的政策下，這種民間的醫療看護修習，自然逐漸被淘汰。當病人在醫院裡忍著疼痛，看著醫護人員在自己底下又挖又擦又灌又抽，開口閒聊：「先生你真厲害，應該是醫學校出來的乎？」心裡期待的答案當然是YES，不會是「我其實是閩豬的，工夫擺靠這本《內外科看護學》學的」。

除了政策越來越時不我與，本書用白話字書寫，事實上也設下了相當大的限制。當時的文盲雖多，但社會畢竟是根深蒂固的漢字場域。日常生活隨隨便便就會來個轉角遇到字：考試、對聯、經文、碑文、看板、匾額、佈告、傳單，老百姓買來念著消遣的「歌仔冊」，全部都是漢字。事實上，就算白話字能讓一個文盲在短短幾個月內能讀書寫信，但他身旁親友也得是白話字使用者才行，否則也是無用武之地。所以在彼時，白話字使用者幾乎都是教會內信徒。

戴仁壽在編寫此書時，事實上也遇到相似的問題，使他無法完全拋棄漢字。在序文裡也特別提出這件事：許多專有名詞，在臺語白話中尚未存在，必須從其他「漢字文化圈」如中國、日本借來。例如「腦腫瘍」、「三尖瓣」，許多術語都必須在白話字之後括號標注漢字寫法。從這本書裡，可以觀察到白話字使用者，運用臺語的文音系統，可以引進外地的漢字詞彙，直接融爲臺語的一部分，並借助漢字工具使論述更明確。

可惜，時過境遷，在可預知臺語即將滅亡的眼前，這本書更顯得孤寂。縱使精通臺語醫學詞彙，今天在醫學院也用不著了，徒然成爲身擁「屠龍之技」卻無龍可屠的窘境。這是臺語的哀愁，也是這本書如今顯得珍貴之處。

關於戴仁壽

戴仁壽(1883-1954)，英文名 George Gushue-Taylor，加拿大紐芬蘭島人(出生時屬英國，後被劃分爲加拿大)。醫師兼傳教士。1911年與新婚夫人來臺行醫，並學習臺語，此後斷斷續續奔走英國與臺灣兩地，至1954年過世時，在臺時間二十餘年。1917年出版《內外科看護學》，以及將最新的醫學技術引進臺灣，尤其致力於癲癲病的醫療，是他最偉大的貢獻。戴仁壽夫婦安葬於今樂山療養院紀念園。

關於觀測員 黃震南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文系碩士，藏書人、說書人、拿著藏書說書之人。與黃哲永合編教材《讀冊識臺灣》、與吳福助教授合編《臺灣傳統漢語文學書目新編》，著有論文《取書包上學校：臺灣傳統啟蒙教材》、散文《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》、散文《藏書之家：我與我爸，有時還有我媽》等。